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新西遊記  
第四回 看猴戲老孫受調侃 聽豬談小子學時髦

且說孫行者向壁縫內一張，□分詫異，不知豬八戒等幾時走了，隔壁房內並無一人，早已是個空房了。連忙走到陽台上，向下一看，只見豬八戒正在馬路上搖搖擺擺的走。行者笑道：「原來他也去了，我且追他去。」於是也下了樓，追至馬路上，叫道：「老豬，你往那裡去？」豬八戒一聽有人叫，連忙回轉頭來，一見行者，便說：「老孫，恭喜！恭喜！發財！發財！」行者一時呆了，不知何事，想道：「不好了，他如何知道我有商意，替人家偵探？」忙答道：「老豬，休得取笑。試問我們出家人，喜從何處來？財自那裡發？」八戒笑道：「老孫，你如何不知道？今天是新年初一，我們兄弟見面，如何不叫聲『恭喜』，說聲『發財』！」行者才安了心，答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倒忘了。」才說完了話，不料八戒早舉著前蹄，向行者作了一個揖。行者忙道：「我們熟人，何必多禮。」八戒也不答話，接著又將前腿向前一伸，後腿向後一扯。行者驚道：「老豬，老豬，怎麼，怎麼好好的，你如何又發起豬牽風來了？」八戒道：「那裡是發豬牽風，這個也是我和你行的禮。」行者不懂道：「這個叫做什麼禮？」八戒道：「這個叫個可進可退，伸了前腿，萬事可以占些便宜；伸著後腿，萬事也可以推卸。這是官場裡常用的禮。」行者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倒不知道。」說聲未了，八戒早又改了樣子，將前邊的右腳舉向右眼邊一遮。行者道：「老豬，你看什麼？如何也學老孫手搭涼棚？」八戒道：「我不看什麼，這也是我的禮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叫做什麼禮？」八戒道：「這叫做一手遮盡自己目。現在新學家自欺欺人的多，這個禮是新學家慣行的。」

才說完了這句話，忽然見他將頭一低，將背一弓，將腰一折。行者忙道：「老豬，老豬，你又發了什麼毛病了？是否你害了腹痛？」又笑道：「你是個公豬，又不產出小豬來，做作什麼？」八戒罵道：「胡說！胡說！我那裡是腹痛，我是學了這裡女子們行的禮，你那裡識得！」行者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我說這個決不是你公豬行的禮。」八戒也不答話，忽又跑了過來，伸著前蹄來執行者的手。行者一時不及留意，不覺被他一嚇，連聲喝道：「你做什麼！你做什麼！」八戒道：「我不做什麼，我和你再行個西禮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有什麼東西西禮，這樣捻手捻腳的，你看你的豬蹄，這般粗硬，捻在手上，好不難過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如何嫌我，我是帶著手殼子來的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怪道這般粗硬。」不料笑聲未了，八戒又在胸前掬著蓮蓬嘴，向行者嘴邊送了過來。行者喝道：「你又做什麼來！如此青天白日，又在街上，被人看見算什麼？難道這又是你和我行禮？這個禮你只好和你高太公的女兒行去。」八戒搖頭道：「可笑，可笑！你是個乖覺人，如何連這個禮都不知道？這就叫做接吻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和我接吻，那可得笑了，你的嘴這麼長，我的嘴又這麼尖，被人看見了，好似鴿子哺食一般。」說著忙又問道：「老豬，你的禮行完了沒有？」八戒道：「完了，完了。」

才說著「完」字，忽聽得後邊馬蹄聲得得的響，孫、豬二人連忙回頭看時，只見一輛馬車自後趕來，車內坐著一個怪樣的東西。又不是人，又不是禽獸，頭上生著許多的獸毛，後邊又拖著一根禽羽，身上卻穿著衣服，頭頸內和兩個前臂上，又生著蹄毛。行者道：「老豬，你看，這是什麼東西？我真個猜不出他來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定是俗語說的衣冠禽獸罷了，有什麼難猜。」馬車過後，孫、豬二人正要向前走，忽然聽得一個人喝了一聲。忙又看時，只見又是一輛馬車，車上也坐著一個怪東西。行者輕輕對八戒說道：「我們的同類來了，你看他頭上毛雖然拔光了，下半身的毛雖然脫化了，上半身上卻是完完全全的好好兒的，還是一毛不拔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這個獸子倒也奇怪，既然下身的毛脫去了，如何還只顧愛惜上身的毛？」行者道：「老豬，你倒不看見，他的手現在正在身上拔那硬毛哩。」

二人說說笑笑，正在得意，忽然又聽得後邊「嗚」的一聲，宛似牛叫的樣子。行者道：「怎麼，這個世界上都是些禽獸？」八戒道：「老孫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的好朋友牛魔王來了。」行者回頭時，果然是牛魔王被人牽著，便在後面笑道：「怎麼老牛他也到這裡來了？又如何也變了半個人身？」正在詫異，那牽牛的人走至一家門首，唱了幾句「年年高」、「節節高」的吉利話。那牛便又叫了兩聲。那家的人便投了一個銅錢出來。牛和牽牛的人都走了，又轉了至別家門首去。

行者一見這個情形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什麼牛魔王，這原來是乞丐們扮著討錢的勾當。我幾乎真個要去招呼了。」又笑道：「老豬，我不明白，這裡的人為何最喜學那禽獸？」八戒道：「你看，你看，又有一個來了。」行者一看，便道：「這便是扮狐狸的。」八戒茫然道：「這個想是女子，面上又沒生毛，如何說他扮狐狸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看他的毛雖然全身都脫了，他的尾巴卻還沒有藏過，露在頭頸裡。」八戒一看道：「真個，真個，不是師兄的法眼，我又幾被他瞞過了。」

那女子過後，旁邊弄內又走出幾個人來，向前去了。八戒笑道：「這幾個人是扮著什麼的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兒個更扮得奇怪了，第一個好似沒腳的烏龜。你看他圓圓的黑頭……」說聲未了，忽然旁邊一個人喝道：「胡說！這是他戴的氈帽。」行者也不理他，依舊接著說道：「黑黑的圓圓子……」說了幾句話，旁邊的人又喝道：「胡說！這是他披的一口鐘。」行者又接著說道：「你看他舉步蹣跚。」旁邊的人說道：「他披了一口鐘，裹住了腳，自然走不動了。」行者依舊不理。八戒又問道：「那第二個呢？」行者道：「第二個好似掛在樹上的皮蟲，前天《時報》上繪的便是這個。」旁邊的人又說道：「前天《時報》上繪的是新式外套。」

一路且說且走，走到一處，看見許多兒童們圍在一處遊戲，乘著新年興致，□分得意。行者和八戒也便立住腳，看著他們。只見兒童中推著一個身體玲瓏、衣服俊俏的，叫他騎馬。又揀了一個身體粗笨、知識糊塗的，叫他做了馬。八戒一見笑道：「老孫，這好似你做戲的時候騎著羊似的。」行者罵道：「胡說！胡說！」忽然看兒童們一哄走了，都向著前邊一方空地上跑去。

那空地上早圍著一堆人，人堆裡聽著鑼響鼓響。行者因對八戒道：「我們也去看看，不知是個什麼東西？」八戒點頭。於是兩人走近那人堆裡來。向著裡邊一看，八戒哈哈大笑道：「我方才說像你做戲，現在真是你們猴兒做戲了。」行者便要走，八戒偏拖著他看。道：「看看何妨，這是你們的同種。」又哈哈笑道：「老孫，你看你的宗兄穿了衣服了。」又說道：「戴了帽兒了。」又道：「居然搖搖擺擺的像了人了。」又道：「他真的牽了羊來了。」又道：「還有一個，還有一個，方才是個小猴子，現在又有個老猴子來了。」又道：「你看，那老猴子也穿了衣服，戴了帽兒了。」又道：「你看那坐在羊上的小猴，執著鞭子，攜著韁繩，戎服軍裝，好不威武。」又道：「你看那拿著笏的老猴，點著頭兒，擺著腦兒，好不斯文。」又道：「你看那小猴子拔著刀拖著箭，預備打仗了。你看那老猴子，執著筆磨著墨，預備寫字了。」

八戒一邊說，一邊又對行者看。行者只顧低著頭，紅著顏，又羞又怒。忽然八戒又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那兩個猴兒獸性發了，那戲也做不成了。」只見那老猴子和小猴子，不知為著什麼事，互相爭鬥起來。老猴子的帽兒也丟了，笛兒也折了。小猴子的羊也逃了，刀箭也落了。那賣戲的人一時不及措手，連忙丟下了鑼鼓，拿了鞭子，對著兩個猴子打。兩個猴子卻依舊不肯放手。

正在擾亂之間，忽然聽得後邊「啞」的一聲。行者連忙向後看時，只見一個人拿一個長長的東西，正在那邊大吹。因問八戒道：「老豬，你看，這是吹的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我那裡識得，這裡的人大半都是能吹的。」說聲未了，又見馬路上來了一隊洋兵，前邊數人都攜著喇叭，「嘟嘟」的吹了過來。行者道：「這個吹卻吹的好。」八戒道：「怎麼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你看他吹時，走的人都聽著他號令，不似那個只一個人吹的。」八戒道：「你休說一個人吹的不好，這一個人吹的，便叫做自吹自的。你看現在世界上，有名望的人，誰不是自吹自的？譬如你，開口閉口總不離大鬧天宮幾句，好似張著你們猴類的樣子。其實方才那般做戲的，也是你們的猴類。」行者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你休再說了罷。方才做戲的那猴，好不辱沒了我們的猴字！」

八戒正在取笑，行者甚是羞慚。不意走了幾步，早走到了一個怪的所在。行者不覺吃了一驚，向八戒道：「悟能，這是什麼所在？如何飄飄揚揚懸掛著如許東西，一個個好像包袱似的。」八戒道：「這是個旗兒。」行者道：「現在太太平平的時候，又不打

仗，要這旗兒做甚？」八戒道：「這是個國旗，新年內賀年用的。」行者不信道：「國旗又不是好玩的物，新年內為何懸掛他？」八戒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新年內家家門口都有個裝飾，掛個國旗，省得披紅掛綠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又問道：「那旗上繪著什麼東西？又不是禽類，又不是獸類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叫做龍。便是你以前和他借寶的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我已好久不見了，他原來卻在此替人賀年。」又道：「這個龍旗是賀年的，那個太陽似的又是什麼旗？如何放在一塊兒。」八戒道：「那是日本國的國旗。這裡是個日本商店，所以和龍旗同掛的。」行者又道：「那個一點點白的，好似星的樣子的，那是什麼旗兒？」八戒一看，笑道：「那是拍賣行內的旗。」行者道：「拍賣行內的旗，如何也和龍旗放在一處？難道那龍旗也要拍賣了嗎？」八戒笑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我想這龍旗不值什麼，拍賣他做甚。定然這國裡，今年要開個大拍賣行了，所以也掛了出來做個記號。」行者忽又抬頭一看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旗？這是什麼旗？如何這般多的白小方塊兒？」八戒道：「這是外國人的洗衣作，不是旗。你看他又並不掛在樓上的。」行者指著對面樓上道：「那麼，那邊掛的是什麼旗？這個樣式倒也奇怪，又不是長的，又不是方的，又不是闊的，又似個人兒，有身體有手卻沒有頭。這是什麼旗兒？」又指著前面樓上說道：「這個旗比那個更奇怪了，明明是一面方的旗，如何將他下邊挖去了一個圓孔，倒成了個三角形了。」八戒聽了，不覺哈哈大笑。說道：「老孫，你發了呆了。這是人家曬的衣褲，那裡是旗。」行者不服道：「我不信人家的衣褲如何和龍旗掛在一塊兒的？又如何和龍旗一樣掛的？這就奇怪了，這就奇怪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你管他做甚！這上海的事，奇奇怪怪的多著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幾天怎麼格外多些？」八戒道：「這兩天是新年，大概奇形怪狀的事，都在這兩天出現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們不如這樣罷，現在既然奇怪的事多，不如我和你分了開來，各往各邊去探看。到得晚上，各將所見所聞的，大家互相告訴，豈不勝似兩人一塊兒觀看。」八戒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於是，兩人一個向東，一個向西，分頭走去。

行者是個不識道路的人，走來走去，看看兩邊的人家都是一樣，沒甚好看，因想：「不如轉了個彎，到別條街上去看罷。」因走到轉彎角上立定了，認了一認，見是一家茶館，便一直走向那邊去了。不料走了多少路，覺得□分冷落。看見又有一個轉彎，認了認，是一家小錢莊，忙又轉彎向前又走。走了多少路，益覺清靜了。因想：「不如走了回來，還是到那前邊的街上去罷。」於是回了轉來。豈知回到原處，早忘記了轉彎，尋來尋去，覺得有些相像，卻又有些不像。雖然不差的是家錢莊，櫃台的方向又似有些不對，因又走向前去。走了幾□步，看見又有一個轉彎了，轉彎角上也有一個小錢莊。心中不覺更形疑惑，看看這個也是，想想那邊也不錯，一時不得委決，只得再向前行。忽然又見一個轉彎，這次轉彎角上卻是一家館子，心中□分歡喜，自謂這已到了原處。不料看了看茶館，卻又和前時的茶館不同。轉來轉去，心中更轉得糊塗，那三叉路更轉得多了。看看沒法，忽然想起當初轉彎時，路口恰似立著一個紅頭黑臉的大漢。因找了半日，果然找得了，抬頭一看，好不歡喜，又長又大，臉上又黑，頭上包的紅中又甚新鮮，真個和起初看見的一模一樣，絲毫無二，自忖這一次卻被我尋著了。正要向著前邊去，覺得路的方向似乎有些不對。再回頭看時，轉彎角上卻沒有茶館。行者叫道：「奇了，奇了，找到了這個，又沒有那個，這是怎麼來？」幸喜抬起頭來向前望去，遠遠地三角路口還有一個同樣的人立在那裡。連忙走至那人跟前一看，人卻不錯，果然又和以前看見的一樣。路上的情形更加不對了，左邊是排牆，右邊又有了個石庫門，石庫門上掛著無數的金字招牌。門內唧唧啾啾，□分熱鬧。行者一想：「這是個什麼地方？我卻沒有到過。走來走去，走了我半日，也走的我乏了。且莫管他，我進去看看再說。想來既掛著招牌，定有東西賣的，我假做買東西的人，坐他一坐再說。」

想定了主意，正要舉步進內，忽然看見裡邊店堂內，既沒櫃台，又無貨物，只有幾個粗魯的人，在裡指手劃腳的胡鬧。行者一看，連忙縮住了腳，不敢進去。只聽得後邊車輪轆轤，忽然停住了。回頭一看，只見車上跳下一個人來，披著外套，往內就走。行者便跟他進去，才到中庭，忽地堂內的人發了一聲怪叫。行者一嚇，連忙轉身就跑。跑出門口，對面來了一人，正撞個滿懷。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便是豬八戒。八戒說道：「悟空，你也要來吃花酒嗎？你為什麼也跑到這裡來了？」行者因將前事訴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這裡的路好難走。」八戒笑道：「比西方佛國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難的多哩。」八戒因問：「走了半天，看見什麼奇怪東西沒有？」行者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撞來撞去，只撞著許多一式的紅頭大漢。」八戒不覺大笑。

行者道：「你去了半天，怎樣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卻看見了許多，只是說了出來，你必不信的。」行者道：「有什麼不信，你說罷。」八戒道：「我先說第一次看見的三樁怪事。」行者道：「怎麼三樁？」八戒道：「第一樁，遮著眼睛的能跑。」行者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第二樁呢？」八戒道：「第二樁，掩著耳朵的能聽。」行者又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第三樁呢？」八戒道：「第三樁，套著鼻子的能嗅。」行者又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這三樁事，我卻真個有些不信，世上那有這等事來！」

說聲未了，忽見前面有輛馬車來了，馬夫執著鞭正趕著馬，那馬如飛如電而至。八戒說道：「你看，你看，這不是遮著眼睛的卻會走嗎？」行者道：「真個，真個。但是你說掩著耳朵的會聽，那是什麼？」八戒忙又指著對面的一家櫃台裡說道：「你看，這不是掩著耳朵會聽嗎？」行者一看，只見一個人，手內擎著一個彎彎的東西，一頭放在嘴邊，一頭掩在耳上，點著頭，側著耳，似和人說話的樣子。行者道：「這是他一個人在那裡玩耍，那見得是聽人說話。」八戒道：「你不信，我和你去聽，你便知道了。」於是行者跟了八戒，走到一家店裡，好似熟識的，說了一聲：「對不起，告借德律風一用。」那店家也便應允。八戒上前，便將旁邊的搖手兒，搖了兩搖，便聽得上邊的小鈴兒響了幾響。八戒便又取起了那個彎彎的東西來，照著方才看見的那人樣子，一頭放在嘴邊，一頭放在耳邊，正是個恰好放在耳邊的那頭，剛塞在那只又長又大的蒲扇耳朵裡，好似裹餛飩的一般裹在裡邊，甚是妥當。放在嘴邊的那頭，剛套在又長又尖的那只蓮蓬嘴上，撐的滿滿的，又似嘴匣子一般，恰好將嘴裝在裡。邊行者一看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妙呀，妙呀！誰想出了的這樣好東西，替你做這般好。」行者一說，旁邊的人看見也都笑了。

八戒聽了一聽，又說了兩句話，便將那彎彎的東西取了下來，送至行者面前，說道：「老孫，你休要取笑了，快來聽罷。」行者忙接在手裡，照著八戒的樣子，先將一頭放在嘴邊，不料行者的嘴短，盡了這頭，那邊一頭卻在頂心上，不在耳旁了。八戒一看道：「錯了，錯了。」行者忙將那邊的一頭放在耳邊，這一頭卻又離嘴太遠了。行者發怒道：「怎麼好，怎麼好！」越是發急，那猴子搔頭摸耳的越忙，時時放上去，又取了下來，取了下來，又放上去。到得末了，不覺怒罵道：「老豬！你如何將這東西來戲弄我？這裡邊聽得出什麼來！」剛說完了話，才待將那東西兒取去，忽然見他將頭整了一整，好似聽著緊箍咒的一般，連忙丟下聽筒，轉身就走。八戒忙問：「怎事？」行者道：「這裡邊忽然鈴鈴鈴的響個不止，震的我耳朵好難過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就要有人聲了，這鈴聲便是關照的記號。」行者於是又取了聽筒來聽，剛聽了一句話，忙又丟了就跑。八戒又問：「何事？」行者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那邊說話的是不是閻王殿內的小鬼？」八戒問：「何故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聽得他對我說：『魂拖散哩好。』」八戒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你可聽錯了，我來聽罷。」於是八戒取了聽筒聽了一聽，哈哈笑道：「你聽錯了，你聽錯了。他說人都說你好話。」行者於是取了那聽筒來聽，只聽得聽筒內此番卻不說別的話，只在那裡交賬：「一千二百三□四，一千二百三□四。」行者正要再問，八戒卻又聽得筒內說道：「張園去麼？張園去麼？張園裡今日做新戲。」行者一聽看戲，立刻丟了聽筒，回身又走。八戒忙問：「你又聽見什麼了？」行者道：「看戲去，看戲去。」八戒道：「那家去看？」行者道：「張園，張園。」八戒道：「張園的毛兒戲，現在不做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毛兒戲不做，現在定做光兒戲了。」

八戒沒法，只得跟了他走往張園。一路無話。走到門口，有人來問買票。八戒便拿洋（錢）買了兩張票。走至園內，只見馬車如蟻，遊人似蠅。無數的蠅兒，都被無數蟻兒扛著，撐滿園內。八戒心內想：「今日如此人多，這戲必有可觀。」忙領著行者走進戲館門來。抬頭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。你道為何？原來這戲場上一切種種，都是些文明工架。八戒恐怕失了禮被人恥笑，忙拖了行者，揀了一個就近的坐位坐了下去。忽然走過一個人來，對他二人道：「退開的，退開的。」八戒連忙立了起來，拖了行者也叫他起來，向著後邊退去。兩人退後，那人依舊逼了上來，說道：「退開的，退開的。」兩人忙又退至右邊。那人道：「這邊是婦人坐的，請那邊去坐。」八戒還要退讓過去，行者不服道：「坐在那邊你叫我退，退到這裡，你又要叫往那裡了！」那人發急道：「那

裡叫你退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說退開的，退開的，還不是叫我們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那裡叫你退開，我說的是票子。」八戒於是恍然道：「原來退開的，便是票子。」於是便取出票子來請他驗過。

正在忙亂，忽然看見一個西裝的紳士進來，攜著一個婦人的手。隨後又有一男一女同進門來，都到右邊座上，雙雙坐下。管事的人見了，便又上前去攔阻。那西裝紳士問他做甚，管事道：「這邊男女分坐，請兩位男客過那邊去。」西裝紳士道：「怪哉，怪哉！這是新法是舊法？」管事道：「是新法。」紳士道：「既是新法，我昨天在圓明園路外國戲園裡，也是兩人同坐的。」管事道：「我們中國人沒有這樣文明。只此一端，是不能不用舊法的。」那紳士道：「既是舊法，我前天在丹桂包廂裡，也是男女同坐的。」管事便沒有話說，因道：「這是我們這裡的規矩，比不得別處。」紳士道：「這裡的規矩，如何這章程上沒有？牆壁上也沒有貼？」那管事的又沒有說了。正在為難，八戒忽然跳了出去，叫道：「怎麼牆壁上沒有貼？你看，你看！」眾人忙向牆上看時，只見女客一邊，用白紙寫著四個大字道：「請母吃煙。」八戒道：「他既然寫著請母，你們這公的，自然不該在那邊了。」紳士等聽了八戒一說，只得走了這邊來。忽見人叢中立起一個人來，對著八戒說道：「這句話我卻不信，你們看『請母吃煙』那邊母的沒有一人吃，這邊公的倒都在這裡吃煙了。」看的人於是哄然大笑。八戒漲紅了顏，不能回答，沒精打采的坐了下來。

這時正值開幕的時候，場內的人□分沉靜。八戒輕輕對著行者說道：「老孫，你看，你看，這裡文明的所在，一舉一動都不是容易的。你看他們坐錯了位置，便有人來禁止。我說錯了話，便有人來嘲笑。你可留心著學習學習。」行者道：「我那裡得知，原來這樣的便叫做文明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如何輕看他，自後文明的事更多著哩！」當時說話之間，場內忽然起了一種絕妙的聲音，丁丁東東，□分悅耳。行者不覺聽的歡喜起來，要跑過去看。八戒忙將他一把拖住，說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這是文明的場所，不好亂走。」行者道：「我要去看，如何不教我走？這又不是個監牢，如何監禁起我來？」八戒急道：「好師兄，你不要去看罷，看時你也不懂，徒惹人笑。」行者還是不依，道：「他們這幾個人如何好走動？」八戒一看，果然有幾個人，身上針著一朵花，在人叢裡走來走去。八戒搖手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這幾個人是他自己的人。」行者道：「自己的人便怎樣？難道自己的人倒好不守規矩嗎？」

行者正和八戒噪，忽然聽得那邊女客座裡有人叫道：「我也是自己會內的人，我也是自己會內的人！」行者和八戒二人忙看時，只見一個不衫不履的男子，坐在女客位中，正和管事的爭鬧。管事的見他凶狠，也就罷了。行者問八戒道：「那個人如何不趕他去？」八戒道：「再趕他他便要大鬧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他大鬧怕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鬧起來便野蠻，他們文明人不肯做的。」行者道：「原來文明人是怕野蠻的。」八戒恐怕被人聽見，忙道：「老孫，你將就點兒罷，再休管人家的閒事了，我們且看戲。」說時，正值戲台上邊開了幕。行者一看，高叫道：「妙呀，妙呀！世上那有這樣的有趣地方。」

說聲未了，只見裡邊草地上，花枝裊轉，走出三個西洋女兒來了，天香國色，都是絕世的佳人。八戒一見，早看得掬著嘴，掀著耳，搖頭擺腦，沒口的叫好。行者笑問道：「老豬，老豬，你看比你高太公家裡的女兒如何？」又笑道：「你看，你看，那個年紀大的，長臉的女子，好似你高家小姐，和你相配，正是一對絕好的佳偶。你看他妖妖嬈嬈，不配你更配得上誰來！你看他笑的好浪。」正說他笑，忽然那女子哭起來了。行者道：「你聽他哭的好不傷心。老豬，我想他定然在那裡想你，見你好久不回去，將謂你死了，所以哭的這般淒慘。」八戒道：「休得胡說，他做的是黑奴，關我什麼？」行者大奇道：「什麼叫做黑奴？」八戒道：「黑奴便是一種黑色的人，生性愚魯，不能自立，被人販賣了他，做人奴隸，這就叫做黑奴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麼這女子……」八戒道：「這女子便是黑奴的女人，也便是女的黑奴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可奇怪了，他既是女的黑奴，如何卻生的這般粉白？」八戒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現在世上的事，大概黑白顛倒的多。」又道：「你不看見今日《時報》上登的告白嗎？便是這件事的。」行者道：「告白上怎樣說？」八戒道：「告白上說的：『中國女界注意……面黑如墨能變雪白粉嫩，雞皮雀斑頓改冰肌玉膚。』照這告白上，那黑奴的女人擦了這藥，自然雪白粉嫩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那麼你為何不擦擦？倘然你擦擦，也不至面上這樣醜陋了。」八戒道：「我卻不要擦這個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要擦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我要擦累及青春。」行者道：「什麼叫做『累及青春』？」八戒道：「累及青春，也是一種藥粉，擦在面上，面上的毛不會出來的。」行者道：「面上的毛如何不叫他出來？你看這戲台上立的那個，原來沒有毛，還是裝上去的？」

八戒一看，真個戲台上立著一個老年人，正在那裡慷慨激昂的演說。八戒雖然聽不懂他說些什麼，只見人家都在那裡拍手，他便也拍手了，人家跺腳，他也跺腳了。行者便問：「這做的是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這做的是《血手印》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個老者，現在做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是在做裁判官審事。」行者道：「裁判審事如何這個樣子？」八戒道：「這是文明國的裁判官審事，你那裡見來？你看他問事何等精神，堂上何等嚴肅，做犯人的何等自由，僕役何等簡便。」行者道：「這都不差，我也都信你的話。只是這是什麼所在？如何好審事？」八戒道：「這自然是在堂上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信，你看這那裡是堂的？是在花園裡的草地上。」八戒道：「這那裡是花園裡的草地，這明明在台上。」行者指著說道：「那邊是牆，那邊是路，那邊是花木，那邊是草地，怎麼你說不是？」八戒一聽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好呆！這是掛著的油畫，那裡是真的。」行者奇怪道：「這是油畫，我可看不出了，如何竟和真的一模一樣兒。」

行者正在稱贊，忽聽見外邊人聲鼎沸，場內的人同時起立，叫聲：「火起！」腳快的紛紛都向外走，戲台上登時不做戲了，所有名角都跑了出來，說道：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這是外面老洋房內失火，和這邊不相干的。」又道：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還有好戲在後，列位看看再去。」台上的人雖是這樣說，台下的人卻依舊向外走個不止。八戒一看，恐怕陷在裡邊不好，忙也催著行者道：「我們也去罷，等會兒怕皮帶車來了，被巡捕守住走不出去。」行者道：「什麼叫做皮帶車？我們且去看看。」於是同了八戒兩人，便向外來。

一出房外，便見右邊一座洋房裡，果然濃煙直冒，四邊的人都在奔救。行者便也走了過去，到得那洋房前馬路口，便有一個巡捕站著，不准閒人進去。看的人都在路口擠著。行者連忙也立住在那邊觀看。不到一分鐘時，房內的煙漸漸消淡，外邊路口忽聽得掙掙縱縱，千軍萬馬似的自外飛來。行者一看，都是些紅色的車子，幾個人戴著銅帽，立在上面，好和出兵打仗相似。一到草地，車上的人早跳了下來，一邊卸了馬，一邊那車輻上拖出一件東西來。行者一想：「這便是皮帶車了，只是這裡失火，要這皮帶來何用？」因欲走過去看，又被巡捕攔住。只見拖皮帶的人，一頭拖，一頭卻不往火燒那裡去，轉往外走。行者便也暗暗地跟了那拖皮帶的人，走向外去。可是甚是冗長，走了多時，已經走過了半條馬路了，還是只顧向前走去。行者一想：「這皮帶是用什麼東西做的？世界上那有這等長的原料？」又道：「可又奇怪，他既叫做皮帶，想來定是皮做的了。世界上更那有這等長的皮？」又道：「或者是牛皮。我每看見大凡皮的東西，大概都是牛皮做的多。你看皮靴皮條等類，不是牛皮，決不牢固。」又道：「牛皮雖然牢固，斷無這般長。或者是象皮，象皮的厚更勝於牛。象的身體卻比牛高大，而且現在新發明的東西，象皮做的比牛皮做的更多。」又道：「象雖高大，也斷無如此長的皮生在他身上。」因想：「那是什麼的皮呢？」想來想去，再無比牛皮、象皮一般厚的皮了。忽然著急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這個皮帶，定是人皮做的。現在人皮的厚，比牛、象更甚。而且人的長，是可裝了起來的，不似牛、象的長短，不能假借。」

正在自己冥想，忽然看那拖皮帶的人立定了。行者一看，剛好立在一個矮矮的鐵柱旁邊。行者又想：「這鐵柱可有什麼用處？平時在馬路上，也看見的甚多，今日恰好要看看他是什麼作用了。」因先推想道：「我想，這定是個溺器。我還記得當初才到上海時，溺錯了尿被人拿了。去後來我在各處找尋，總找不到溺尿的器具。因想這裡的人，難道不溺尿的？今日才見了溺尿的器具了。」

想又未了，早看見一個人，拿了一個鐵的東西，在那矮鐵柱上轉了幾轉，忽地那矮柱裡標出了一條的清水，澆的行者一身。行者大叫道：「壞了，壞了！我說他是溺具，他倒溺起我來了。」便見一個人過來，將那出水的龍頭套在皮帶上，便聽得皮帶內的

水，瑟瑟的響個不，止直向那邊流過去了。行者叫聲：「好妙！」順著皮帶去了，回來走到原處，那火場上早已盡變了形式。不知幾時又來了無數的紅色車輛，洋房的面前架起了一個高高的梯子，梯子上立著一人，手內拿著皮帶的頭，皮帶頭內便在出水。梯上拿皮帶的人，將那水路對準了出煙的窗口，如矢的射了幾次，那煙便漸漸的消滅了。救火的人都收拾好了東西，駕了馬拖著車回去。站街的巡捕便也許人出進，園內所有的看客一哄而散。行者便回頭過來，想尋八戒，見八戒不在那裡，便往園內去尋。尋了幾回，終是不見，只得一個人悶悶的獨自出來。這一出來，好叫做：

禍福無門戶，唯人自招之。

欲知行者一人出去後，所遇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